

文艺

写作

## 如何把文章写得有文艺范儿?

关注问题

写回答

邀请回答

好问题 8

6 条评论

分享

...

70 个回答

默认排序



朱炫

知乎十年新知答主

9810 人赞同了该回答

+ 关注

谢邀

我感觉你们写的都特别好，排名第一的[景玺龙](#)，我估摸着得有大几千字，我自己还给点了赞，确实颇有实战之效，你日习夜练，定有所获。

那么，夜深无事，我也简单说点，[聊胜于无](#)。

愚见，若是想写的文艺范儿，首先你得有点儿底子，寻常人一跃成为文艺青年，乃至逼格高手，实为难事，不可强求，我们这一派，当年得了真传的，无不是勤学苦练，天资差点儿的抄歌词，稍有些资质的便背唐诗，小有所成的，也都代写情书去了。

那么，若你无底子，便教你几个速成的法门罢。

以此句作引：天空中有只鸟。

这头一项，乃是形容词。

形容词是基本功，我等练逼格的，绕不开这开门山。

[一碧如洗](#)的空中，有一只纯白的鸟儿。

显然，这是练功不勤，出招很无力，九年义务教育水平矣。

虚伪的天空里，正有一只无妄的[飞鸟](#)。

这已经初步达到城乡结合部文艺青年的水平，虚写景，实写情，说白了，我派讨巧的法门，就是用虚写实，诸如寂寞的河流，愤怒的蔷薇，[火树银花](#)的炮友，风雨飘摇的备胎，皆为此中浅技，用得多了，蒙个一男半女，也非难事。

再次，更衍生了新的招式，乃是练比喻，诚如练形容词，视为异曲同工之妙，但讲一个以虚写实，我们不说这太阳像个火球，而说这太阳奔放壮丽。

我们说这妞沉鱼落雁，俗不俗，俗，所以我派里，幽默的要说这姑娘万人空巷，矫情的要说这佳人在水一方，只有真的傻逼，才会说这姑娘瞅着像1500往上的。

你练了此功，短时未精进，但仍泡得一千打工少女，[地主婆媳](#)，好不快活，来日可作言：我住在一座孤芳自赏的镇上，那里的女人如小河流淌。

也不知哪里小河流淌。

第二项，是引用，仍以天空中飞着一只鸟为题。

北京的天空上，飞着一只廊坊的鸟。

颇有些本土当代作家的意思，若是这鸟再落在落魄发廊的门头上，这发廊得在河北，钢铁厂的浓烟里，这鸟灰扑扑的落下来，得了，那就是个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头了。

但贤弟要是想泡妞，那还得再洋气点儿，你看：塞万提斯的天空上，正飞着一只来自都柏林的鸟。

这逼格一下子欧罗巴<sup>Q</sup>了，但是切记，练此法，要练生僻地理，当年有我派师兄弟，发现了普罗旺斯<sup>Q</sup>，便徒生了诸多普罗旺斯的忧伤，上到民谣歌手，下到街道主任，无不会使，这普罗旺斯用的烂了，就失了味道，世界之大，用辛辛那提<sup>Q</sup>，就要好过用洛杉矶，用华沙就要好过用法兰克福。

华沙，这名字，逼格高。

来日精进，手到拈来，不再拘泥人间地理，更可玄宫幻境，胡编乱扯：我亲爱的炮友，我赠你一盒奥列斯<sup>Q</sup>的小雨伞<sup>Q</sup>，便在冥府的床上等着你。

引完地名儿，还能引人名儿，这里就不多赘述，但求不引高德大贤，找个符合你主旨的人来引，逼格越高的人，引得越好。

不能说，你有一双居里夫人<sup>Q</sup>的眼睛，得说你要一双简奥斯丁的双眸，虽然我基本没看过奥斯丁的任何作品，我们说亲爱的姑娘，我要给你买一支福尔摩斯的钢笔，让你捉一个把你藏在心里的歹人。

一般不会说姑娘，我要给你一支狄仁杰<sup>Q</sup>的毛笔，或者黑猫警长的大棍子。

一般不会。

人物里的大逼格关键词是：爱伦坡<sup>Q</sup>，海子，顾城，等等。

第三项，乃是比文体，这是我派门人精进的法门，练功久了，眼界开了，所见之妞，不限于通州丰台，郊县乡村，更要进入二线城市，泡本科女青年。

照例，天空中有只鸟，此为白话。

但见鸟在空中矣。半文半白<sup>Q</sup>，有点意思，然还未精进。

这空中，却飞着一只鸟。有散文意思，与前者不相伯仲，难分高下。

幽幽天穹，匆匆飞鸟。这是大逼格，古诗来了，甭管深浅，闻者无不膝盖中箭，你活用此法，多背古诗，练得久了，以此短诗为结尾，或中段，莫要多用，记住节奏，才算是精进。

夜逢春急雨，梦醒榻中湖<sup>Q</sup>。

这就比晚上梦见下雨，早晨发现我尿床了，要委婉的多。

这里便要说，改文体，实则是中段核心，最难矣，要把一句大白话，改的富有节奏，切了废话，剃了啰嗦，像现今咱们说的西式翻译腔<sup>Q</sup>，古文调子，鲁迅文风，知音体<sup>Q</sup>，这些都是不同的文体，题主练得多了，融会贯通，就知道怎么改了，单改成古诗，远解决不了问题。

此中精妙，有时只在一个“了”字，一个“吧”字，一个“的”，一个“得”字，用与不用，何时用，何时弃之，有关键作用，我讲不清楚，你多写，才能明白。

给你个例子：从此，我就有了炮友。

此后，但得一炮友。

往后，我就算是有炮友了。

至此，便有了个炮友。

念天地之悠悠<sup>Q</sup>，得壮壮之炮友。

你看着改吧。

第四项，乃是比措辞。

天空中有只鸟，我派高人，便不说天空，乃说高空，说苍穹，说穹顶，说远空，就是说小宇宙，也他妈不说天空，天空太俗。

有只鸟，什么鸟，泛说白鸟，青鸟，倦鸟<sup>Q</sup>，又可说白鹤，云雀，火凤<sup>Q</sup>，什么时候只说鸟，说那话儿<sup>Q</sup>的时候，可以以鸟替之，但我仍不推荐，你大可以说入云鞭<sup>Q</sup>，捆仙索，霸王枪，定海针，所以单是直白的说，就文艺不起来。

我派的人练修辞，单挑逼格高的词，故有天穹游鹰隼，小云藏巧雀，而不是天空中有只鸟。

便如你所见，这里不但把鸟改成了鹰隼和巧雀<sup>Q</sup>，更是把有字儿，改成了游和藏，这就是措辞大逼格，你得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扣，用你的食指，巧妙的扣，扣的文如水涌。

所以到了我们这儿，那就是：幽径中有位蓝颜知己<sup>Q</sup>。

而不是小道上站了个炮友。

第五项，乃是比阔词<sup>Q</sup>。

天空中有只鸟，这鸟从何而来：雾气氤氲，鸟从一片荆棘地来。

这鸟又向何而去，狂风骤起，鸟向一片伤心地去。

故，雾气氤氲，白鸟出了一片荆棘地，正翔于头顶的苍穹中，它要往一片伤心地飞去。

这一句，就有了措辞，阔词，改文体三个方法。

那么所谓阔词，就是把前因后果，七大姑八大姨，你给加上，想个前因后果，爱何以为爱，恨何以为恨，添油加醋，活用想象力，能让你笔力不凡，想得多了，还能参加益智节目，锻炼大脑，以后写小说，也有助力。

我现在练得深了，但凡看见一根手指，就能想一个由于性功能失调导致只能用食指行房事以至于妻子偷情小叔子全家群起而攻之恰逢民国乱世蒋介石清党日本人石田三四郎<sup>Q</sup>乔装杜月笙<sup>Q</sup>骗家里大小姐一夜贞操的故事。

翩翩君子，出得欢情场，正行于皓月之下<sup>Q</sup>，乃是要去一片伤心谷。

这就比一个男的嫖完了小姐正准备回家跪搓衣板，好的不知道哪里去了。

其他的不多说了，但学此五项，发挥你的想象力，使劲儿搭配，总能配一个文艺范儿出来。

便让我给你来个合体：雾气氤氲，白鸟出于洛阳，入荆棘之海，翔游于悲悯天际，至江东，泪如珠玉，叹人间相思苦。

这一句，就是阔词了，改了句型，斟酌了几个词儿，比如翔游，荆棘，用了几个不着四六的形容词和比喻，诸如悲悯的天际，引了个洛阳地名，引这个肯定比引枣庄和呼和浩特要好一点，但是好多少，看你什么意思。

至于什么至江东啊，泪如珠玉啊，人间相思苦啊。

这就是末尾升华了，此为高阶，你先把低阶的练得了，这高阶的，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

好了，这文艺的法门儿，我粗浅一算，大概也就这么多，回家找来一些大白话，以此给修修改改，大概能有个六分神韵，勤练习，莫嫌累，女神不成，代写情书的银子，你一定不会少赚。

完

编辑于 2014-01-17 12:47

▲ 赞同 9810 ▼ ● 394 条评论 ↗ 分享 ★ 收藏 ♥ 喜欢 ... 收起 ^



知乎用户 Jb5XiJ

3375 人赞同了该回答

只要求文艺范是吧，这个我熟啊！（本文慎看，已经突破一万三千字）

有些情愫似那不治之症，唯独痊愈的方，偏得不能痊愈的藏。你看，今天阳光明媚，今晚月色很好，我是定然知晓的。

闻着初绽的桂花香儿，好似桂花糖直接掉到了嗓子眼里，只恨不得用肺将它狠狠舔一口。

她坐在吧台前，轻轻摇晃杯中的冰块，像是给枪上膛，一饮而尽，也击倒了我。

这么多年来，他越来越害怕跟她说话。如果不说的话，他总是不知道她想什么；只是开口说了第一句话，他们又都知道彼此接下来要说什么。唯独可惜的是，他太喜欢他，而她不够爱他。

她和他相拥而眠，他总是半夜起身，蘸一丝她醇厚的蜜，从舌尖到心里写一首癫狂的诗。她若醒了，就给他胸脯一片诱人的吻，却又用食指比住他的唇，披着床被，拉他一起在阳台上喝半夜零星的酒。至于做爱的事情，早已自然而然，不算一个事情，所以两个人都不太记得起来。

以上都是我十分钟里随手写出来的，如若不合看官心意，多海涵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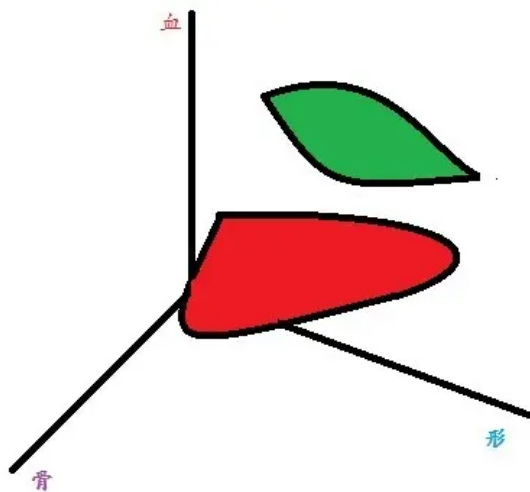
要把文章写的文艺范，首先，我们就要定义一个文艺范。

文字其实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东西。

我们每个人对于文艺的定义，是有一个范围的，而不是一个点。

那么很简单，文艺范，就是一个写作方式，它的范围，能和大部分人心里文艺的范围，有一个交集。这是一个很直观的说法，但是并不全面。

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个人心里文艺的范围，加在一起，不是平面的，而是在立体环境中的。为了解释这一点，我来建立一个坐标系。



图中的两个色块，代表着不同个体A和B之间对于文艺范认定的范围，而因为[血]这个坐标轴的存在，虽然他们在[形]和[骨]上是相交的，但其实是不能相互理解彼此间的文艺范的。

而我就会通过解释如何在写作中锻炼[形][骨][血]三个元素，让各位明白如何达成不小众的文艺范。

事情要一点一点来，我向来喜欢把复杂的事情解释的简单，让无论是否有天赋的人都能找到一条路，没有矫情何来文艺呢？这都是一个过程。

我们都知道对于怎么写文章，怎么练习写作，一直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差异。

一个人说的手法太匠气，我们嫌弃他没有灵性；一个人说的太飘忽，我们又嫌弃他不接地气。

但有这种观点的差异，其实是来自于我们非常容易忽略的一点：

文字与绘画一样，是需要练习的，不是一蹴而就的。

不经常自发进行写作的人，是很难理解写作中一些飘忽的内容的；

而经常自发进行写作的人，对于某些飘忽的内容，或者匠气<sup>Q</sup>的内容想要表达的主旨，能够在看过一遍后瞬间领悟，并通过数次的练习来实现。

这之间的差别很简单，只有经常写作的人，大部分才会有意识自己写一段文字是为了什么目的，而不仅仅是表达自己。懂得写故事，和懂得写文章（E.G. 评论，影评，立场，观点，论文，通告，红头文件<sup>Q</sup>），从写作的意义上来说，有着极为大的差别：写故事要学会驾驭的东西，恐怕是写普通文章指数级倍数所不能及的。记住，在写作上有天赋的人，比你想象的多得多的多的多。但是也正因如此，引导出每个人写作天赋的方式是不同的，也不可能让每个人的天赋在有生之年得以绽放，只是如果你有这个志向，唯独四个字，夯实基础。

这就像今天坑我要写这个东西的

@朱炫

大哥，他写的东西拆开来，都不难，你稍微读写书都可以到这个水准。但是你把他们像朱大哥<sup>Q</sup>一样组合在一起还能解答一个问题来试试，一定会抓狂的。因为你一定会有哪些地方，就像丢了拼图中的一部分一样，总也搞不定。

我先来说一句具有三个元素的句子的典范。

最近蒋方舟<sup>Q</sup>姐姐！回答了这么一个问题：

只是你爱他能构成和他上床的理由了吗？

当然。能爱上一个人多幸运，得把能发生的关系都发生。

这话够简单够直白吧，谁敢说它不文艺？

所以，我们就要先声明，三个元素各自代表了什么，从而反过头来解释这句话。

[形]，代表着使用文字，提炼文字，映射到别人心中的能力。

[骨]，代表着铺设文字，组合文字，形成自己独特脉络的能力。

[血]，则是与二者相距较远的一个东西。与其说它是一个方式，不如说它是一个[开关]。这种[开关]具有穿透性，能够完全把不同层面的文字，组合成一个立体感受。至于它具体是什么，我们留到最后面再来说。

---

我们先来讲讲什么是[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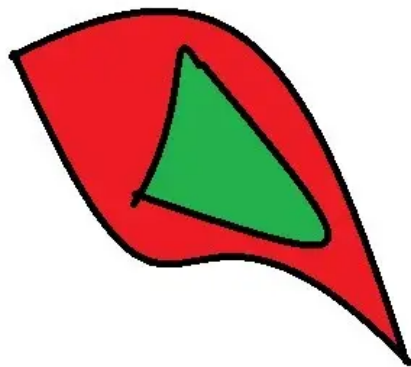
感受文字力量的能力，其实是基于从小开始的阅读。

首先，你的人生拥有[经历]。基于这些[经历]，我们开始思考，反馈自身（不经过有意识的锻炼，每个人反馈、感受情感的初始能力往往有很大差别，这种能力强的人，算是在写作方面的天分）。在这个过程中，[经历]本身，与我们反馈得出的[思想]，共同构成了我们可以被打动的部分。

然后，你开始读书。而在你读书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作品，达到你可以被打动的领域，然后打动你。从这个时候起，这些可以打动你的内容的文字模式，就构成了你的[领域]。随着你阅读量的增大（包括看电影，看剧），你就可以模拟、体会出更多的情感，换句话说，**对矫情的耐受性会增强**。这里首先要声明一点概念，不是你看过一本书，你的阅读量就增大了。在我今天想要表达的领域，只有你能通过一本书中作者独有的描写方式体会其中的情感，而不只是噢原来这样我知道了，才算是阅读量的增大。

而在这个领域中，怎么决定是否有属于文艺范的一部分呢？

我先画个图。



首先，我们每个人的领域，都是不规则的。

如果说红色的大部分，是我可以被打动的领域，那么绿色的部分，就是我[文艺范]的领域。

这个领域从何儿来？

完全就是靠[形]来一手打造的。

它是一个反向贯穿的过程，当某些[开关]能力过强的人，把某些内容打到你心里了，而他所用的

笔法与方式，往往是你不曾接触的，而自己去学习，又无法轻易达成效果的。

这个地方如果你看不明白，就留着我讲[血]篇的时候再回来看吧。总之没有对于[形]的感知，你就谈不上文艺范和感受文艺范。要记住这么一句话：阅读，是一个主动取悦自己比被动被取悦更重要的事情；换言之，文艺的成长，应该是教会你体会更多人的不同情感，能从别人的矫情里感受到他独有的韵味，而不是一味用高上大的姿态排斥他人。

以上所说，就是[形]了。

故此，大部分优秀的古诗天生就是[文艺范]。当然，不仅仅在于[形]的原因。

[形]虽然很基础，但是没有[形]，就意味着文艺范的不存在，这很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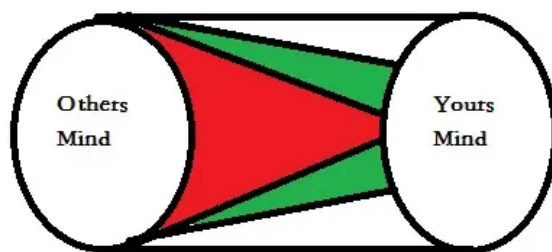
另外，文字是和美学相互牵扯的。词的读音，写法，都很重要。扶桑、蒙汜<sup>Q</sup>，这样的词，自然要比[太阳升起的地方]、[太阳落下的地方]要美去许多了。

综上所述，我们来找一些在各个领域都能轻易贯穿你的作家的文体，就能学到他们相应的[形]咯。

那你就先读诗嘛，词嘛！

这不折磨吧？

我们从小学习诗词，其实是个很有趣的过程。刚开始读，你是不懂的，也许只是觉得，哎，好听，好看，朗朗上口。然后老师给我们讲解，我们懂了这个意思，随着年岁的增加，体会越加深刻。这里我可以再画个图，让你明白我们是怎么感受一段文字的。



[阅读量]这个东西，是由我们的人生经历、思维模式、感受能力等等一系列共同组成的。当你的阅读量增大，你映射他人文章感情的能力，就会从红色的部分，扩展到绿色的范围。但是，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将自己局限，也就是说，我们长大了，也许会导导致阅读量的降低，这是作为一个作者，一定要谨防的事情。

回过头来说诗词，哪些比较好呢？

李白，你能真的背下来一些经典篇，其实很有用。

找唐诗宋词里面，你喜欢的作者下手！背吧。

接下来可以去看各种文体的代表文章，比如《赋》、《诏》。

那些女词人诗人不要放过她们哟。

纳兰容若<sup>Q</sup>，这是一个[开关]能力的典范。

那些网传仓央嘉措<sup>Q</sup>，是吧，他的诗，其实都很有意思。

往开了说，四书五经，挑自己喜欢的看。

楚辞，其实里面能给你装逼的词很多，买个注释本。



[资治通鉴](#)<sup>Q</sup>，这是一部写作手法的好书。

[莎士比亚悲剧集](#)<sup>Q</sup>，泰戈尔的《飞鸟集》《新月集<sup>Q</sup>》，到这里，我说的都是极其简单，基础的文学，但是他们足够经典，且在[形]上的造诣都是非凡的。我个人建议，允许的话，请译本和原文通读。

你要想来点狠的，一本《[金刚经](#)<sup>Q</sup>》足够了。

很好啊，你就读读，背背，写写。就照着他们来，把这些东西中的句子，词汇，融入到你写作的方式中，本身就是[形]的塑造。而文学本来就是给别人看的，不要觉得害羞，去问你朋友，你观众，你父母看你写的东西的感受，一点点改进，你就知道哪些地方用的不入心，不得体。具体的方式，请参见

@朱炫

大哥，我是实在不及大哥妖怪般的文风了，唯独认认真讲完这篇武功。

这是一个过程，我觉得一般人如果真的注重这个练习，大概十本书，一百多篇文章，可以让你具备文艺范中[形]的能力，就看你自己要靠多久来做到这些了。这种练习不吃亏啊，它会大大减少你以后练习其他写作手法所需要的时间。

哦，拿我自己上面的一句中的来举例。

有些情愫似那不治之症，唯独痊愈的方，偏得不能痊愈的藏。你看，今天阳光明媚，今晚月色很好，我是定然知晓的。

其实是很简单的一句话，虽然我藏了些自己的意思。但是我使用了[情愫][知晓]这样[文艺范]的词，它就会营造出矫情、文艺的氛围。另外就是介词、定语，甚至标点符号断句的方式、位置，都是构成文艺范中[形]的一部分。他们都不是常用的、白话的方式，但也因此更难用的看似平常。用的看似平常，不让人产生[阅读障碍](#)<sup>Q</sup>，你这个就算完全达标了。

当然，我没打到很多人心里，就是我自己的不足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我矫情，但是不能否认我文艺。因为这都是我备用在文章中的句子，所以有些人就想看这样的是吧。

薄梅佐月饮疏狂，一片腊雪半匙霜。

一日三千面，似君不是君。如偶遇佳梦，骤雪吹山云。醒不自知难言处，花落中庭。

那些发家致富的土豪们，每天清晨五点坐着爱车，从情人家里出发，一路盘山，恭敬的停在寺庙前。每月香火钱早已打进银行卡里，而僧众不语，早已准备好在每天太阳像卡在夜里的一口浓痰那个巧妙时间段，从山林中冒出的新笋，顺手拈半筐新嫩好茶，精致而又细腻的杀青或者绝妙的烘烤，以免露水湿气太重，妨碍茶香在八十五度的水中漫溢而出。那是昨日地下泉中引出的井水，在佛堂里静置整夜，水质由硬转软，旁侧比丘心如止水，用古旧[香樟木](#)<sup>Q</sup>勺，一瓢一瓢，超度尽水中寒气。其中小半拿来煮茶，大半则在铁锅中沸腾，等待着和粗细均匀，质地上好的面丝纠缠。佐料不多，几滴香油，一撮岩盐，数片时蔬滚过面汤，一并收入瓷碗。那茶若是绿茶，就配上在泉水里冰过一夜的玻璃杯，壶口水柱流出最优雅的弧线，卷起茶叶翻滚舒展，冲至杯满八分。茶与面收在木盘里，被端至檀木桌前盘腿而坐的人面前，无香却四溢。

到这里，我就把一些基本关于[形]的东西讲完了，接下来讲[骨]。

---

我想了想，觉得需要做一些补充。

来一个文艺范的例子吧，这些情书你们该挺熟悉的。

[朱生豪](#)<sup>Q</sup>写给宋清如的。



“醒来觉得甚是爱你。这两天我很快活，而且骄傲。你这人，有点太不可怕。尤其是，一点也不莫名其妙。”

“我是，我是宋清如至上主义者。”

“要是世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多么好，我一定要把你欺负得哭不出来。”

“希望你快快地爱上一个人，让那个人欺负你，如同你欺负我一样。”

“但愿来生我们终日在一起，每天每天从早晨口角到夜深，恨不得大家走开。”

“我实在是个坏人，但作为你的朋友的我，却确实是在努力着学做好人。”

“我渴望和你打架，也渴望抱抱你。”

“为什么不来信呢？不是因为气我吧？我所说过的话都是假的，你一定不要相信我。”

“聪明人是永不会达到情感的最高度的。”

“心里不痛快的时候，也真想把你抓起来打一顿才好。”

“风和日暖，令人愿意永远活下去。

.....

回答我几个问题：

1、我与小猫哪个好？

2、我与宋清如哪个好？

3、我与一切哪个好？

如果你回答我比小猫比宋清如比一切好，那么我以后将不写信给你。”

“我爱你也许并不为什么理由，虽然可以有理由，例如你聪明，你纯洁，你可爱，你是好人等，但主要的原因大概是你全然适合我的趣味。因此你仍知道我是自私的，故不用感激我。”

“我愿意懂得‘永恒’两字的意义，把悲壮的意义放入平凡的生活里，而做一个虔诚的人。因我是厌了易变的世事，也厌了易变的自己的心情。”

“我一天一天明白你的平凡，同时却一天一天愈更深切地爱你。你如同照镜子，你不会看得见你特别好的所在，但你如走进我的心里来时，你一定能知道自己是怎样好法.....”

“以前我最大的野心，便是成为你的好朋友；现在我的野心，便是希望这样的友谊能持续到死时。谢谢你给我一个等待。做人最好常在等待中，须是一个辽远的期望，不给你到达最后的终点。但是一天比一天更接近这目标，永远是渴望。不实现，也不摧毁。每发现新的欢喜，是鼓舞，而不是完全的满足，顶好是一切希望化为事实，在生命终了的一秒钟。”

“你不懂写信的艺术，像‘请你莫怪我，我不肯嫁你’这种句子，怎么可以放在信的开头地方呢？你试想一下，要是我这信偶尔被别人在旁边偷看见了，开头第一句便是这样的话，我要不要难为情？理该是放在中段才是。否则把下面‘今天天气真好，春花又将悄悄地红起来’二句搬在头上做帽子，也很好。‘今天天气真好，春花又将悄悄地红起来，我没有什么意见’这样的句法，一点意味都没有；但如果说‘今天天气真好，春花又将悄悄地红起来，请你莫怪我，我不肯嫁你’，那就是绝妙好辞了。如果你缺少这种poetical instinct，至少也得把称呼上的‘朱先生’三字改做‘好友’，或者肉麻一点就用‘孩子’；你瞧‘朱先生，请你莫怪我，我不肯嫁你’这样的话多么刺耳；‘好友，请你莫怪我，我不肯嫁你’，就给人一个好像含有不得不苦衷的印象了，虽然本身的意义实无二致；问题并不在‘朱先生’或‘好友’的称呼上，而是‘请你莫怪我.....’十个字，根本可以表示无情的拒绝和委婉的推辞两种意味。你该多读读《左传》。”

这些情书，坦白来说，并不都是好的。

这些情书太过于可爱了，以至于会让收信的人内疚的如此明显。

但是从文艺的角度来说，几乎都是绝顶的。它把一个男人所能拥有的并存的纯真与温柔，挥洒的淋漓尽致。

文艺在「形」上其实有一点技巧，就是我想通过这个例子着重要表达的。

我们常常过于追求「形」而忽视了其他，导致文体不够动人，至于矫情。

当然，这都是你练习中必经的一个过程，而我现在说的，是给那些能够同时顾及两方面变化的人的高级教材。

人本身是可以矫情的，但是当你把这种矫情，轻轻的写到纸上的时候，就变成这样的情书。

注意，是有所收敛，轻轻的。

写情书有三种境界，我觉得大概这些介于第二种和第三种之间吧。最能打动人的情书往往都是只能打动当事人的，只有正好这个阶段的情书，能够打动我们所有人。

我给你们分析几个例子吧。

回答我几个问题：

1、我与小猫哪个好？

2、我与宋清如哪个好？

3、我与一切哪个好？

如果你回答我比小猫比宋清如比一切好，那么我以后将不写信给你。”

这句话就是把矫情通过正经的表达，会让人觉得很妙。

这句的技巧很难表达，因为就是灵光一现，它很轻，很费心机，但又不甚麻烦，只是表达一句你很好。

但是朱先生的孩子气，也是情书中最美丽的地方，就是总不会忘记带上他自己。

当一切太明显，这些情绪，反而会在对方心里造起一堵墙。

从情书的角度来说，着实是一招败笔。

为什么，当我不够爱一个人的时候，收到这么一封情书，看到这么一句话。

首先第一个念头，你好可爱。

但就是因为不够爱对方，第一反应不是应和这句话，而是作弄对方。

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情绪。

比如就会这么回：

朱生豪先生，是你最好了，我和小猫都懒洋洋在不好的角落，盼着你一日好过一日。

你要知道越是这种聪明调皮的答案，越会让对方无可奈何且心绪波澜至于沉溺。

“我是，我是宋清如至上主义者。”

这就很好，非常好，大家都懂，且莞尔一笑。

这样的带，并不给人负担，只是让人体会感情的美好。

想念一个人，本来就是极度矫情的事情，但是当你学会「类比」这个技巧，这些话就会变的婉转，但却更加动人，而这个类比的过程，就是文艺范。

当然，你们这帮学数学的，学物理的，学化学的，只要对方不是能看懂的，麻烦不要掏出高中以上水准的变化。去看看那些死理性派<sup>Q</sup>的三行情书吧，都是典范。

“以前我最大的野心，便是成为你的好朋友；现在我的野心，便是希望这样的友谊能持续到死时。谢谢你给我一个等待。做人最好常在等待中，须是一个辽远的期望，不给你到达最后的终点。但是一天比一天更接近这目标，永远是渴望。不实现，也不摧毁。每发现新的欢喜，是鼓舞，而不是完全的满足，顶好是一切希望化为事实，在生命终了的一秒钟。”

这段话就是文艺范的典范。

我来告诉你们其中的技巧。

一者慢，二者对译。对译是一个很容易掌控的技巧，比如这样。「以前我最大的心愿」，把「心愿」换成「野心」；「须是一个长远的期望」，把「长远」换成「辽远」。使用一些本身就很有「文艺」的词汇，就可以很大程度上体现文艺范。但是刚说的两句话中，后者属于简单文艺置换，前者则不是。野心本身并不是一个文艺词汇，只是此情此景，恰到好处。这点，炫哥已然讲的比我清楚。

为了掌握这种技巧，我传授你们两个关于创意的指南，如果你能掌握我想表达的意思，那么这种技巧则会比在文字的层面上更加通用：



### 视频：TED 五感设计(1)

<http://video.sina.com.cn/p/edu/news/2013-12-25/174763300819.html>

另外再告诉你们一个，美术上常用的设计方式，叫做局部替换。

想象一个风车，然后我们怎么让它具有艺术美感呢？

扔掉它的风扇，然后创造一个华美平衡的蝴蝶翅膀来代替。

再想象一个汽水瓶，怎么让它更萌一点呢？

扔掉它的瓶盖，然后创造一个可爱的小蘑菇头<sup>Q</sup>塞进去。

注意，这里的替代物，都是要满足你的目标的，不是瞎来的。

话说到这里，谁能领会，就看造化了。

最后说一点题外话，刚才那段情话虽然文艺，但是作为情书，不好。

它，太过于直白了。也许朱先生觉得，这是缓缓的表达了一种思念，而且不甚期盼。

但这就是主观看来很感人，但客观看来不好的东西。

你明确的用思念给一个不可能回应的人施压，会让对方无所适从，起码有内疚感。

真正的情书，要换一种方式来表达

但是一天比一天更接近这目标，永远是渴望。

这样的情愫：

[我新近爱上了小鸡炖蘑菇（因为对方），故今儿又巡视了一番菜场....blalblabla，如此做下来的小鸡炖蘑菇，的确让我十分满足，却也想起来扶杯举箸的你，为了馋你，特半夜附上照片一张。]

永远不要说我爱你，也不要说我想你，当你面对这样一个因为你的可爱不忍断绝你，但又无法因为短短几句话答应你的人之时。你只需要切实的说一些生活，说一些做派，它们都是靠谱的，而且是为了自己的，来表达那些你无尽思念凝炼成的句子，才是真正、终极的文艺范。至于你怎么想，你不说，对方就可以猜，可以想，可以忽略，可以不想，但也可以，耐人寻味。因为无论是做什么，尤其是这样追求一份爱情，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

慢慢来，总是比较快。

因为要知道，真正的文艺范，就是一个字，懂。

---

如果有不争气的懒得看上面那段真正有用的东西，我.....我还是教你们些简单的吧。

有一个文体，非常自然而然的贴近文艺范。

你只要复制几句，谁肯定都会觉得有味道。

那就是「俳句」。

比如《[言叶之庭](#)<sup>Q</sup>》中的。

隐约雷鸣，阴霾天空。但盼风雨来，能留你在此。

隐约雷鸣，阴霾天空。即使天无雨，我亦留此地。

但是呢，你学习「俳句」的写法，从「俳句」着手，是很难的。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非常容易的切入点。

「辞世歌」。

织田信长：人间五十年，去事恍如梦幻，天下之内，岂有长生不灭者。

[上杉谦信](#)<sup>Q</sup>：四十九年一睡梦，一期荣华一杯酒。生不知死亦不知，岁月只是如梦中。

[丰臣秀吉](#)<sup>Q</sup>：露と落ち 露と消元にし ,我が身かな ,难波の事は ,梦のまた梦。

吾似朝霞降人间，来去匆匆瞬即逝。大阪巍巍气势盛，亦如歌中虚幻姿。

好了，接下来是重点了！

辞世词，往往会使用没有规律，不甚规整但是确实让人觉得有韵味的字数排列。

但是这些字数排列，必须有合适的词汇来驾驭。

你如何去找这些词汇呢？

送你一本神书《[文心雕龙](#)<sup>Q</sup>》。不要嫌麻烦，请买注释版。

你在这里，会发现无数绝妙的文艺范词汇。

更重要的，这本身就是一本教你怎么文艺的书。

于是我随便翻开了看了几页，又琢磨了下辞世歌的格式。

十五分钟，这个就出来了：

## 碎星辞<sup>Q</sup>

寒露之雨，悄然含冰，静寂随夜蔽万物，独留明月桥。

姍姍行之，君子彼想。

雕文练笔且绘之星所在，成世之扶桑乎至于蒙汜。

纵万千年艳逸之华，难述汝横贯碧空典雅之懿。

流星有声，似操琴疾呼宫羽，亦风鸣飞沉际会。

须臾之美，玲玲如振玉；

远方之祈，累累如贯珠。

今沉野兮，空吾物哀之心，麻衣如雪。

别说文艺了，我都可以给你保证意义是通顺的。

不要把写东西当作太难的事情，重要的是，享受它，玩起来。

不要怕你现在不够好，这都是一个过程而已。

哪怕到了最后依然不好，对你重要的，还是这种琢磨的享受，才能让你的生命饱满。

文字，是玩起来的，你写出来之前就学会了评论，那瞎一辈子的。

[形] 篇这样就真的完了。

差点忘了很重要的一点，为了押韵要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啊！

[骨] 篇。

其实轮着讲 [形] [骨] [血]，就是一个从一维到二维再升至三维的过程。

[形] 就像是决定文艺存在的那条线，是实打实的东西，要记，要背。

[骨]的东西太多，我先试图把它们都扔出来，然后再慢慢排序吧。

相信我，如果你眼中的文学天才告诉你他从来没有背过，那要么是因为他书看得太多了，要么是因为他记忆力好到根本不需要。而且这种事情现在很常见啊，我们每天都在阅读各式东西，但是总有这么一类人他的吸收转化能力远超你想像的。但是这大部分都在于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就是喜欢写作的人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所见到的文字上，而大部分人是不会这么做的，这就跟如果你有美术的底子，那么你在地铁上无聊看人的时候，就会研究很多类似于骨骼之类别人不会注意到的东西，而这都会成为基础。想得多了，练的多了，自然手到擒来。而没读过书就能写出好东西的，大概就只有藏传神童和那些基督教传说中受到了天启的人吧，反正我是不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大力气来强调 [形]，你能轻易掌握的就这么多了，后面的东西，真的是越来越需要悟性和智慧。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文艺范的东西，大部分你读过了，你是不太记得住他说了什么的，因为文艺范，其实就是一种情绪、情愫，但看能不能写的让人懂。恰恰 [形] 这种东西，有时候能够脱离其他，让你感受到这种情绪。所以你会经常读到一些少年的文章，结构破碎，没有主旨，看起来是意识流<sup>Q</sup>，但就是还不错。

我们现在开始说 [骨]。一言以蔽之，[骨] 是决定了你 [文艺范] 的疆域与面积。

这就考验作者的能力了，这是一个摸索共性的过程。只要是写作的人都明白写作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写出来打动自己的东西，不一定能打动别人。

是有多少人卡在这个坎上了？别到处看了，说的就是你<sup>Q</sup>。

哦，不光是你，我自己也是的。

说简单了，就是讲故事的能力。写作这个事情，对到文艺范上，说白了，就是在写自己。我以前强调过这么一个观点：

我是我，写作也永远不过是在写我。他人的情感不曾经历，就不能内化成我；他人的经历不曾感触，也不能内化成我。实际上，当你仅仅通过读书的方式，把所思所感写出来的时候，内心的步骤是复杂的：先用自己的心，翻译别人的情感；再用翻译出来的情感，对译读者的期望。而在这个过程中，很难不去走味，除非你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异禀。但如果我曾真实的触碰这些世界以及情感，那就很简单，把我自己写出来给你看。

当你明白我在这些话里面说的是什么之后，后面的东西就好懂了。就像不同的漫画间有不同的读者定位群一样，文学也有：儿童、少年、青年、女性等等。当然，分类的方法不同，一本书针对的用户群也可能是不同的。到这里是不是有点绕了？我给你一个简单点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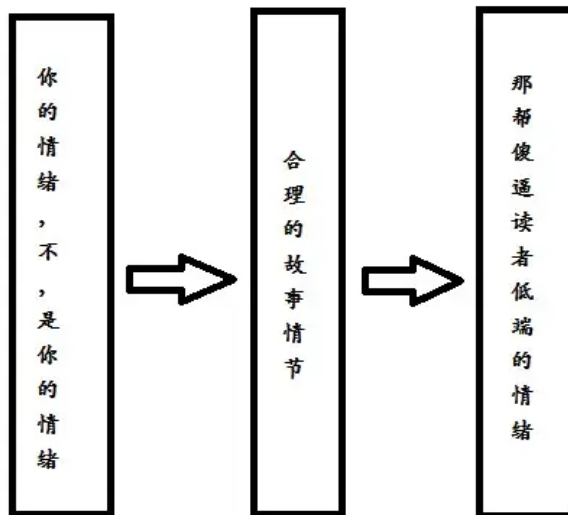
童话。

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儿时单纯美丽的童话，长大了看起来，简直黑到不能忍。尤其是《格林童话<sup>Q</sup>》未和谐版。这个原因很简单，童话之中的很多的逻辑和含义，在你年幼的时候是察觉不到的。而 [骨]，就是这些逻辑、结构、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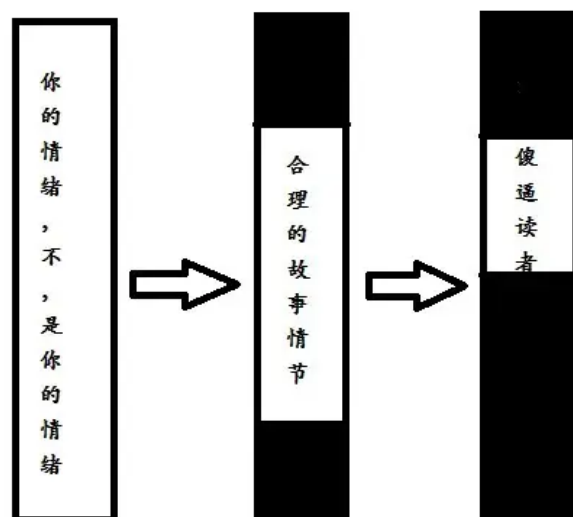
我们怎么让别人懂的你想要表达的情感呢？说得很简单，就是要讲一个故事，让人在故事中产生共鸣。但是故事本身是复杂的，你要为其设定 [逻辑、结构、排列]，让读者能够与你一起推导出你想要表达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就是一种情绪和情愫，你的所作所为，就是给它一个来由。这些来由，才是真正能够隽永的东西，而诗歌，往往就是来由的极度凝练。这里我要讲一个前提，一个另外意义上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之所以说艺术源于生活，他是两方面的原因构成的：其一，当你明白的越多，接触的事情越多，你就越能用不同的方式、文字、学科、思想去描述一段话，而不同的方式间总有它的优劣性的，这就像说经历过真正土豪生活的人看郭敬明的描述都是嗤之以鼻，但是中学生们都趋之若鹜，而写作，就是要根据你的目标来寻找一个平衡点，前期是，你知道的，才不会放卫星。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可以比任

何小说中的故事都荒诞，但只要你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一定是合理的，且能被人想通的。其二，要接地气。真正文艺范的文学，情绪与情绪，都有他的来由与原因，而这些情绪与情愫一定是能被表达出来的。举个例子，其实写作中，最容易写出来的是什么？金句。但是一篇文章中内心戏和其他内容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配比，不然看着让人累还不知所以。说到底，写文艺，是一个调戏读者内心的过程，你要有把握，让读者内心合理的跌宕起伏与冲击，这就跟讲话的艺术是一样的，太过繁杂的情绪会让人麻痹与疲惫，而高潮也必须出现在合理的时机，否则就不能发挥它的全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情绪敏感强烈的人适合写作，但是合理的遣词造句<sup>Q</sup>，并用合理的逻辑来叙述故事，从而把内容一一对应到你想要引起的情绪，就真的是一项苦力活。随心所欲的写，可以让你写出优秀的小故事，长微博，但就是写不出一本书。

我还是上个图吧。



写文艺范的东西，其实就是在考验你在那两个箭头之间的水准。你搞的不好，就会成这样：



只有傻逼读者才能懂的东西，只能说明一点，就是你也是个傻逼。这也是说，不合适的[骨]，会把[形]撑的支离破碎。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说，文艺范的本质：情绪与情绪，是需要载体来表达的；但是反过来，只有正确的载体，才能在大多数人心上映射出你切实想要表达的情绪。而你所选用的叙述方式，人物



互动方式，人物对话方式，都是一点一滴构成这些的要素。有更简单的办法吗？有，现在先不说，那是属于【血】的部分。

至于具体的攻略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把

@梁边妖

（尤其是梁大哥那里本身就有极多叫你怎么写，偏重结构的回答）和

@马伯庸

在ZHIHU发的东西好好看一遍，一遍不够看两遍，两遍不够看三遍，三遍不够请放弃文艺。

既然能把具体的攻略省下来，我就可以多花点功夫讲一些相对比较重要但是一般人不会注意到，或者注意到但是不成体系，感觉很模糊的东西。首先，你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把讲自己的故事，扩展到讲别人的故事。讲自己的故事，很容易打动别人，只要能够切实的表达；但是讲别人的故事，就是完完全全操弄文字的能力了。大作家们不是常说要给独立人物以独立逻辑以独立人格，让他们自由行动吗？其实说的意思是对的，就是他们拥有各自的判断体系，不会跳脱，跳脱也是合理的跳脱，就像爱迪生不会因为修仙而从玉皇大帝那里拿到了《实用发明三千例》一样，他只会苦于无力发明创造的一天伴随着烦恼入梦，并被吸进了昨夜看过凡尔纳的小说里，在海底探险的历程中巧遇波塞冬<sup>Q</sup>，先是被相中做了禁裔，后来和波塞冬的女儿们斗智斗勇，用一个灯泡的力量征服了海底的黑暗，被波塞冬认为女婿，推举到了奥林匹斯山<sup>Q</sup>，才发现十九世纪的众神们正忙着筹建联合国，作为常任理事神域之一，且恰逢神力泛滥成灾，多少众神乱伦的子女出于爱恨情仇把对方变成了七彩云朵再也回不来，引发了一波奥林匹斯山的去神力化狂潮。宙斯迫于政治压力，正苦于没有一个拥有着普罗米修斯<sup>Q</sup>那样点亮火焰分牛肉用常人的智慧来彰显奥林匹斯做派的人作为与东宇宙的外交官，而爱迪生的灯泡又一次让他们找到希望，便给了他这次考察儒释道三体合一共和大天庭的机会。天庭的接待工作，一向是交由罗汉们来做的，也只有他们不吃肉不喝酒不搞女人，才有这个时间。为表重视，如来佛祖亲自接待了来自西宇宙的爱迪生，爱迪生感动非常，用自己诚挚的信仰来感谢这一切，未料却发生了这一幕：



お題 by below photo by teng

## 剛剛是誰在說阿門的？

如来话不多说，走了关系，只让儒道两派以为傲莱毗斯山故意怠慢拖延，直把爱迪生打入天牢。爱迪生<sup>Q</sup>苦不堪言，再加上货币不通，没有贿赂，日子自然过的苦不堪言。就在弥留之际，爱迪生隐约感觉到同屋的犯人在自己身上摸索，翻出了自己身上最后一件发明：制冷罐头法，而恰巧作画时用了桃子作图示。只见那犯人忙不迭揪下一根头发吹到爱迪生脸上，让爱迪生重获新生。那人自称斗战胜佛<sup>Q</sup>孙悟空，但因又偷拿了几颗蟠桃，故下狱小歇几日。因孙悟空生性好玩，而爱迪生又在玩女人斗心机排挤特斯拉上很有一套，加上西方独有的人士风情，和孙悟空成了莫逆好

友，自然也在狱中混的风生水起。爱迪生心生感激，传授给了孙悟空罐头制冷法，以解决他每次不敢偷太多导致蟠桃腐烂的心病，但孙悟空却挠挠头，这，他不会啊。火眼金睛一转，说我这有位好友，天性喜炼丹爱实验，我因恰巧是那个世间唯一炼不坏的人，能帮他在丹炉里研究药物变化，他向来爱你这些奇巧淫技，你不妨告诉他，或许他能够听明白。如孙悟空所料，爱迪生和太上老君一见如故，原来这太上老君，一辈子立志做个极客，未曾婚娶，只是没事去凡间做一回张衡，再做一回沈括，聊以度日。太上老君的科技实力果然不是盖的，辅以太古玄冰，加之爱迪生的罐头制冷法，竟做出了蟠桃绵绵冰，孙悟空大喜，提议三人义结金兰。既然有了兄弟之实，帮爱迪生逃回人间自然成了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其中的惊险刺激种种按下不表，只记得最后爱迪生乘着筋斗云，挥洒热泪与二人告别，而太上老君牵着他的手，一声叹息，甩下一本《实用发明三千例》，让爱迪生好自为之。爱迪生心头大喜，过于兴奋，以至于从梦中醒了过来，失望之余，却发现那三千发明历历在目，而爱迪生推开窗子，向遥远的东方送去了最后的祝福。至于天庭那些斗争，他早忘的一干二净，却不知为将来的世界大战与原子弹，留下了投射人间的伏笔。

这就是我要说的，哪怕你的人物人格再独立，他的所作所为，都要局限于你的认知，包括你的想象，都是你的认知。诚如康德<sup>Q</sup>所说，我们想象的东西，也不过都是我们知道的东西组成的。跳脱的想象力，永远是一种纵向比较，也许在你眼里无穷的想象力，在现实世界的某个平台上不过稀松平常，不过是你不知道。因此，努力扩大自己的认知，就是好好生活，才是一个作家塑造文章脉络最踏实的来源。还有想象力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训练加培养的，改天也许我另开个回答在心理学说吧。

有个App叫做DIY，没事可以多看看。

最后还有一点关于[骨]的塑形问题，就是[骨]是有个人风格的，这点在ZHIHU上体现的尤其明显。比如朱炫大哥最吸引你们的讲故事与涉黄，比如梁大哥文风中假自恋与涉黄，这其实是一种可以在自己掌握后加以练习轻松重复的惯性。如果这么说你们不明白，我这里小写一段句子，给你解释清楚：

如果你能在你爱的人身边也想起我，我赢；如果你能在你爱的人身边忘记我，我输。我赢我输，赌注已在赌约之中；你赢了我，却赢不了我想让你赢的心。这一爱用计深，我敢赌还是不敢赌，我赌是否就为了这注定的胜负，我是否本来赌的是未知的胜负，你不知道，你猜，我是否知道？

你看，这种百转千回的手法，就是操弄逻辑关联词，就是我喜欢[骨]手法，在我写的东西里屡见不鲜。它和我上面说的两种，本质就是一样。简而言之，一个把[骨]操弄的炉火纯青的人，可以很轻松让你辨认出来这篇文章是他写的，也可以因为对此的熟练，而完全规避掉所有让你能认出他来的元素，来写一篇文章。当然，不要忘记基础中的基础，把话说清楚。怎么能算你达标了呢？还记得水晶之恋果冻<sup>Q</sup>里的小故事吗？那就是你的及格线。读者依然是重中之重，只有不断地向读者确认，你才知道你是否有进步，在哪里需要改进。

作家之所以被经常当成一个天分活，其实有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文字太为广阔，广阔到你无论是横着写，竖着写，只要写好了，就是一篇好文章。为什么？因为文中的逻辑自成体系，这就够了。哦，我们说的是文艺对吧，文艺就更简单了，因为没有对错，所以可以海吹胡说。至于谁能读懂，谁不能读懂，不要强求。一个懂得自身的作家，绝不会去碰自己不懂的东西，就像我绝对不会写黄色小说，因为我根本没有上过一百个女人，几十个是完全不够样本数量的。要正视自己的阅读、生活局限，反而才能无所拘束，真正写出动人心扉的好文章、好故事。

到了这一步，怎么算练出来了，已经无法量化了，因为能走到这一步的人，差异已经很多了。只有一个大致的标准，就是你的文章，每发必有人赞，必有人转。按ZHIHU的水准，就是用心写的基本不少于500赞，而且你能写出可以成为[书]的东西，就达标了。这时候，字数不限，体裁不限，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那么一套模式，不过给个标准吧，2W字以上的故事能写清楚，就是给别人看，别人一般不会看不懂，看不懂也不会觉得难看，就可以了，这个标准的好处就是能让你不限制自己的文体，可以接受其他文体，不做一个笔匠。至于你怎么才算达标了，我只能说，你达标的那一刻，你自己就知道了。

嘛，至于我们熟悉的作家里面，就有一位把这个发挥的淋漓尽致的，他叫金庸。

[骨]篇，到这里也就结束啦！

[血]篇，我...我更了吧，不管多少赞，写了这么多，不写完反而是我自己不舒服了。

---

[血]篇，在这一章，我要告诉你，我上面所有说的种种不许与不能，都是放屁。

因为这里我要明确的告诉你，写作，是有很高天赋加成的。

我先给你们看这么一个小故事。

是一个叫做[少林修女](#)的文哟。

---

前年半夜十一点多，我的豆浆机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很暴躁地对我大叫：我们这儿是中国邮政，你男朋友难产，赶紧过来一趟准备后事吧。

我放下豆浆机，赶紧拿起一碗罐头开始吃。吃到一半放下碗跑到楼下，一列火车远远驶来，我一招手，火车驶到我面前停下，驾驶员推门问：到哪？我说，中国邮政。你火车太慢。我要打车。

驾驶员大惊失色，一踩油门。火车在水泥路上火星四溅地拉着两道沟脱轨狂飙而去。

我一看鞋底，一点多了。转身跑向楼上。楼顶一架标着“泰坦尼克号”的直升机卷着旋儿风降落，我上前说：去中国邮政走不走？我男朋友难产。你们让我搭一程。驾驶员说：这是急事儿啊。我这飞机太慢。你打车吧。说完直升机往楼下抛个锚，缓缓拽上来一辆出租车，司机伸头大喊：上中国邮政啊？打表还是现讲价儿？

我站在直升机下，狂风扑面，情形十分紧急。问：一般都多少钱啊？

司机用对讲机说：二百！

我也操起一把豆浆机说：太贵了！我还是买个车去吧！

司机从车里一跃而下跳到楼顶，打个滚站起来，说：买车啊。找我吧。

我问，你有什么车？

司机推出一辆标着TAXI的宝马，说：名牌跑车。纯手工制作。

我一看，确实够手工。油量表都是手画的。

我二话没说，从怀里掏出一麻袋IC卡，郑重地交给司机，说：好车。我要了。这里面是六百万话费，你拿着。省着点用。

司机热泪盈眶，颤抖的双手抚过粗糙的IC卡，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拍拍司机的肩膀，说：谢谢你。滚。

我提着宝马车走到快餐店，买了一个二手骨灰盒，奔赴中国邮政。赶到的时候已经中午六点，一个带着口罩的营业员迎上来问：你是患者家属吗？我说是，我男朋友怎么样？营业员摇着头说：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唉.....父子平安.....

我顿时大脑一片空白。我男朋友抱着孩子款款走到我身旁，关切地问：你干什么呢？

我说：我大脑空白呢。

男友不满道：你大脑怎么那么爱空白呢。

我勃然大怒，抄起骨灰盒，指着男友的脑袋，说：你说我空什么白，啊？你他妈身为一个男的，在本文这样如此有逻辑性的世界里，生他妈什么孩子啊？！你让我以后出去如何面对社会的舆论？你他妈想上春晚啊？！

我放声大骂，同时酷嚓一声拉开盒栓。

男友冷静地看着我，说：我知道这不是你要杀我的真正理由。

我说：是。真正的理由是，你他妈要不死，我这骨灰盒岂不是白买了！

说完我一狠心，扣动了骨灰盒的扳机。

只听一声骨灰盒响，男友中盒身亡。我抱着地上的尸体，百感交集，这，曾是我最心爱的人……你妈的。

我嚎啕大哭，旁边的邮政营业员不断地向我推销矿泉水。我边哭边叫：不要！我他妈不要矿泉水！你拿一边儿去！！

我哭了一会，上了一趟厕所，厕所门口一个端着枪身上印着“押运”的男的冷酷地说：对不起。现在是极昼，你不能上厕所。

我凝视着厕所，默默地转身离去。走了两步，回头踩了那男的一脚。然后默默离去。一个人拉住我塞给我两张张传单：一份是自助火葬场年终大酬宾。二十元一位。另一份是伯来饰特延时喷剂，给您男友非一般的激情。

我叫住发单的，买了一盒伯来饰特，让他扛着我男友去参与火葬。

走到火葬场，门口已经排起了十三米五十六公分的长龙。终于等到了激动人心的一刻，我看着两个火化师傅，一个在填煤，一个扇扇子，阵阵香气沁人心脾。扇火的师傅抬头问我：烧几位？

我把男友塞给他：一位。

填煤的师傅问：放孜然不。

我犹豫了一下，问：不多加钱吧？

师傅说：不加。

我说：那来一麻袋。

烧了片刻，扇火师傅来招呼我：你来看看够不够火候。

我婉言谢绝：您看着来吧。我最近有点左撇子，大夫不让吃肉。

师傅转身离去。片刻返回：打包还是带走？

我问：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师傅说：没区别。给。

我提着二手骨灰盒，怀揣着对男友的思念，踏上了去公交车的路。

走在路上，看着窗外，我满怀忧伤地想：

“我他妈刚才把孩子搁哪儿去了？”

我想这篇并不能算作极致，但是我能想起来和从手头找到最适合的了。

说简单了，这就是精神病人的世界。你可以用无数种手法来解析他是怎么写出来的，并将其中的灵感分离的淋漓尽致，但是我告诉你，并不是这样。

不过就是打开了一个[开关]。

而这个[开关]，就叫做[血]，无论你喜欢怎样的文体，蕴含[开关]的文章，都有很大概率搞定你。

现在来说，什么是[开关]了。

它就是你身体里可以被称之为[野性]的部分，当你处在这种状态中，你的大脑可以自动替你完成绝大部分的铺垫、结构，写完后的东西也很难更改，同时自己处于极度的兴奋状态，视线集中，忽略其他感受，暴躁，容易受到惊吓。症状可轻可深，总之你会明白自己这个时候不太一样，也有[极度冷静](#)<sup>Q</sup>和轻松的表现形式。

[开关]的共性，就是这种入魔的情绪，至于每个人会有怎样的[开关]，那是完全随机，不可知的。这个东西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我讲了你不明白，经历过的人，我一说你就懂。一个拥有[开关]能力的人，适当训练，可以拥有复数种[开关]，而且这个东西很好分辨，不属于你的，你会排斥到死。

上面那个文章，其实就是一个完全使用[血]而忽略我[形][骨]完成的文章，不管你看了舒服不舒服，它会给大部分人带来感觉。他的[开关]，就是[精神病]。[精神病]特质的开关，在一个人固有逻辑的基础上，不会受到限制，因此你看这篇文章，虽然觉得是匪夷所思的，但却是合理的，而这种反差，会给心理产生震慑的不适。但是也要分明白，这篇文章带给你的不适，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我所说的细腻，还有一部分就是本身结构问题带来的阅读障碍。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留到最后把[血]的内容来说，因为它对于拥有者，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且极易凸显，却很难察觉和掌握。我们所见到一些艺术家的[狂躁][神经质][反社会]等，就是它的表现形式。拥有这些特质的人，特质本身越强烈，自控能力越低，越可能在低龄时便在身上体现。它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它可以让作者本身完全忽略其他要素来进行创作。它对于艺术家，可以不是[开关]，但对于作家，除非你是一个诗人，否则你是必须将它视为[开关]并加以控制的，因为文字作家与画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你要自己写那张你要用于创造的白纸，自己造它的边框，自己装饰它们。文字就是文字，画画你怎么画都可以，文字，在阅读的层面上，字就是字，不会改变。但是文字是逐句阅读的，你无法不断地用一种情绪去强奸一个人，比起看画作的强奸，这个过程实在太漫长了，以至于几乎不会有人想看完。

也就是这始终是一个理智活，起码看起来要是的。

编辑于 2014-01-22 13:39

▲ 赞同 3375 ▼ ● 192 条评论 ↗ 分享 ★ 收藏 ❤ 喜欢 … 收起 ^



Brian Chen

Thaumaturge/Soothsayer/Hermit

+ 关注

345 人赞同了该回答

看了

@朱炫

的答案，感触良多，让我回想起年少时一起上[昆仑山](#)<sup>Q</sup>拜师学艺的日子。

在山上那寒暑十载，如今依然历历在目。在历经师父设下的九九八十一难后，我俩直破本关、重关、无定关，打通[三脉七轮](#)<sup>Q</sup>，渡劫而来，白日飞升。最后，



@朱炫

师兄习得师父于“剑道”的绝学，而我则习得师父于“气道”的绝学。

所谓“剑道”乃是隐喻。句子为剑，剑可长可短，可硬可软，可伸可缩，可直可弯，可利可钝，变化无穷，足为**上士道**，难与下士言。当时师父就是以“天空中有只鸟”作一把剑，让

@朱炫

师兄好好参详，师兄不负所望，三月下来悟得一手“鸟不飞”的绝学。纵观天下，有此绝活者，除了朱师兄，就只剩下太极**杨露禅**了。这剑道绝学到底如何，具体可参详

@朱炫

的答案。

@朱炫

开眼见诚，在知乎上传授“鸟不飞”的剑道；我自然不能有所吝嗷，下面我将把“气道”绝学也在此公开；如此，剑气合一，可慰师父在天之灵矣。弟子在此面北百拜。

“气道”和“剑道”最大不同在于：剑道者，剑法万变；气道者，剑法恒常。

@朱炫

教你专在句子上做功夫，“剑道”；而我要教你专在句子外做功夫，“气道”。

给你一个句子，句子不变，你要幻出一重二重乃至数十重境界，乃是“气道”精要。

当年师父也是给了我“天空中有只鸟”这把剑，但千叮万嘱要我万不可把意念用在剑上。剑就是这个鸟样了，什么形容词啊、引用啊、文体啊、措辞啊、阔词啊、都是万不可作用在这句子上。看你如何破得。

于是我专把意念用在句子外，苦练境界。后来，我才悟得：真文艺尽在境界中。

天空中有只鸟，怎么去接才会文艺范全出呢？以下我举三个例子试以说明。

### 一、魔幻现实主义文艺范：天空中有只鸟 大地上少根屌

天空中有只鸟，为什么大地上就会少根屌？

是屌上天变成鸟了吗？

还是天空中本来就有这么一只鸟，只是地上的屌凭空消失了？

读者由此陷入了深深的哲学思辨。

卡夫卡在《变形记》里写道：“当**格里高·萨姆莎**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跳蚤。”《变形记》因为这个极为魔幻的开头而成为一代经典，卡夫卡也由此成为了一代**宗师**。然则必须说，这样的开头终归还是少了些许想象力，并没能跳出一种地上生物（人）变成另一种地上生物（跳蚤）的思维局限。

若是我们再大胆一点，直接把“天空中有只鸟”连上“大地上少根屌”，境界便在顷刻间上天入地，飞天遁地，廓然开朗；仿佛天人合一，无论读者还是作者，都在这时获得了生命的大和谐。

@梁边妖

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跳脱的想象力配合超凡的行动力来解决”，文艺不需要超凡的行动力，但它着实需要跳脱的想象力。

二、浪漫主义文艺范：天空中有只鸟 你我只是碰巧

天空中有只鸟，无缘无故。

你我出现，无缘无故。

于是以一个“碰巧”点出。

无需多一字，无需少一词，浅白得如同“禅境”，深邃得如同“禅境”。

@葛巾

说：“一期一会”。一切的一切，都交汇在那一点上，只有这么一次你我能够一会。于是，你、我、鸟，碰巧。

人总会对稍纵即逝的东西怀恋，对把握不住的东西伤神，文艺便是植根于人类这种最细腻的情感之上，开出最绚烂的花。

三、悬疑惊悚文艺范：天空中有只鸟 鸟头忽然不见了

天空中有只鸟，这是远景。

拉近镜头：鸟头不见了，这是近景。

一远一近，没有过渡，没有衔接，瞬间呈现，在你没有任何心理防备的情况下：我\*\*，[鸟头](#)<sup>Q</sup>不见了，鸟还在天空飞。

@yolfilm

说：“一个人的状态，总是最糟的”。一只鸟的状态，何尝不是？况且，还是一只无头的鸟。

打住。

说了这么多，懂的人估计已经悟了七分，不懂的人只能说与我宗派无缘，let it be。[朱师兄](#)<sup>Q</sup>，你说吧。

最后，请允许我点一根烟，来几句碎碎念：

[俱往矣，俱往矣，往事不可追](#)<sup>Q</sup>。朱师兄天资过人，纵横捭阖，称霸中原武林；我则怀抱利器，辗转于西洋，如今则又惶惶然返居南国。二人形同陌路，不得不感叹造化弄人，[白云苍狗](#)<sup>Q</sup>。

南粤的花还在开，而如今的关外，已无风雪。

甲午年二月初三

顺超 记于南山白石堂

编辑于 2014-03-03 16:48

▲ 赞同 345 ▼

● 45 条评论


🚩 分享

★ 收藏

♥ 喜欢

...

收起 ^

 UCloud云计算

广告 ▼

### 高性价比AI推理云资源，4090单卡仅1250元/月！

Compshare隶属于UCloud云计算，是专业的AI算力平台，面向AI绘画、模型微调、模型推理等场景，提供 RTX4090 GPU服务器租用。支持1-8卡、单卡1250元/月、性能强悍、计费灵活、独享IP、稳定好用。 [查看详情](#)



**王路**

文学话题下的优秀答主

[+ 关注](#)

73 人赞同了该回答

谢

@Karma顺超

邀请。

写出文艺范儿不难，难的是摆脱文艺范儿。“文艺”没什么不好，“范儿”就不好了。

你文艺了，你的范儿就是文艺范儿；你追求文艺范儿，却不能把自己变文艺。

在文章上，不叫“范儿”，叫“腔”。任何腔调，都是应该涤除的。下笔带腔，万劫不复。

但文章难就难在，既是有形的文字，多多少少会有些腔调在里边。老舍写过一篇文章，叫《[怎样丢掉学生腔](#)<sup>Q</sup>》。本文聊聊怎么丢掉文艺腔。丢掉文艺腔，文章才能文艺。

要丢，须反其道而行之。找最没有腔调的语言来看。

最没有腔调的是程序语言。

我们都要向程序猿学习。他们讲究这个——良好的代码风格。

下面聊聊如何写出一手代码风格良好的文章。

以下节选自本人文章：[金庸笔下的良好代码风格 - 王路的粽子铺 - 知乎专栏](#)

拿金庸来举例子，一是他的代码风格很好，二是大家都熟悉。

说到变量命名，金庸就是个中高手。像[四大恶人](#)<sup>Q</sup>的外号：恶贯满盈，无恶不作，凶神恶煞，穷凶极恶——同类型变量中包含特定的元素，一看就记住了。再比方，穆念慈和[包惜弱](#)<sup>Q</sup>，这两人从未谋面，名字却是工稳的对仗，暗指二人是母女关系：[穆念慈](#)<sup>Q</sup>的“慈”，就是一个指针指向包惜弱，包惜弱的“弱”也是一个指针指向穆念慈。慈就是母，弱就是子嘛。

《侠客行》开头有个“卖饼老者”，卖饼老者有没有名字呢？有，叫吴道通。那金庸为什么不直接称呼他“吴道通”呢？答曰：占用内存。读者记太多名字会累的，哪怕名字都是丁不三、包不同这种，多了也记不住。一个无名小卒，戏份太少，特地安个名字不划算。名字相当于一个指针，读者看到名字，首先想到这个人的特征和身份，才明确这个人。对于戏份太少的角色来讲，变量不存在多次赋值的问题，安排指针是大大的浪费。

但金庸还是说出了他的名字，不过金庸并不是直接以叙述的方式告诉读者他叫吴道通，而是通过他的对手骂他：“姓吴的，你想怎样……[吴道通](#)<sup>Q</sup>，你到底要怎样……”接下来，就把他名字自然替换成吴道通了。为什么又要替换呢？因为紧接着出现了第二个“老者”，若不替换，这老者和那老者就犯了重名的问题。可见，“老者”其实相当于一个局部变量。同样，“胖子”、“[店小二](#)<sup>Q</sup>”也是。

《侠客行》第一章是这么写的：

汴梁城外的一个小镇，[暮色时分](#)<sup>Q</sup>，四围响起了马蹄声，由远而近，浩浩荡荡，没人知道出了什么事情。——这时，金庸把笔锋宕开，写镇上人的各种惶恐不安，战战兢兢，于是小镇气氛更加凝重紧张。紧接着，马蹄涌入城内，一帮凶神恶煞的人列队排开，当中一人穿着皮靴踏着石板路走

来..... 整个暮光下的小镇上，唯一的聲音是他的皮靴聲。唯独有个卖饼老汉，依旧做烧饼，对一切置若罔闻。此人并不忿上前，卖饼老汉顺手把他灭了。可是，一个冷眼旁观的老者周牧又站出来，把卖饼老汉解决了。而周牧见了安金刀<sup>Q</sup>，却远不是安金刀对手。这时，石清闵柔出现了，果断把安金刀打趴下了..... 然后，谢烟客<sup>Q</sup>闪亮登场，前边的所有人物，一概变成了小喽啰.....

以上，就是一段很好的代码。好在哪里？好在语句间的关系清晰明了，好在各变量和函数定义得一丝不苟。所有的语句之间，层次条理极为鲜明。一个语句是一个语句，一个函数是一个函数。不粘连，不纠结。每段代码要解决什么问题，别人一看就知。不是所有代码混成一锅粥。各小段代码单独拎出来，各各是独立的，各各都好看；但在总体上，又能形成一股合力，指向问题最终的解决。

文章也该这么写。轮到每个配角的戏份时，要当成主角去写，同时，所有的戏份从整体上看，又要层层递进。文章各段落之间也要形成一股合力，每个小段落既能单独拎出来成立，还要成为整篇文章的一块砖，不能率尔删去。若前者做不到，文章就太粗糙不够细腻，若后者做不到，文章就沦落成了段子集。

在处理复杂的问题时，往往无法一上手就针对问题本身来提出解决方案，而要先建立起一些基本的模型，再将模型的约束条件渐次放松，得到更为普遍的一般的模型，再将多个这样的模型组合在一起，使之复杂化。

好的文章也如此，它一定不是单线程的，必然是多线程的。所谓多线程并不是指存在多个主题，它仍然是一个主题和中心，但它蕴藏着多种内涵和意义，所有内涵又必须是统一在大主题之下的。

像《天龙八部》这部大作品，就极具复杂性。因为过于复杂，整个前15回都是在界定关系，建立模型：段誉上来碰见的无量剑派<sup>Q</sup>的斗争，是三十回以后的逍遥派<sup>Q</sup>的伏线；鸠摩智<sup>Q</sup>到大理取六脉神剑剑谱也直接指向四十回后带头大哥和报信人的问题。北乔峰、南慕容、大理段氏<sup>Q</sup>、江南王氏、吐蕃、丐帮，西夏一品堂、逍遥派，除了少林之外，几乎所有重要的函数和模型，都在前15章定义清晰了。

但变量并没有全数出现。因为有些变量必须到问题复杂到一定程度才能定义。主要人物中，萧峰到了第14回才出场，虚竹到了29回才出场，萧峰出场前已经有了30万字，虚竹出场前已经有了60万字。直到40回后，少林寺大会才将整部小说推向大高潮。少林寺那段之所以是大高潮，是因为在那个模型里，几乎所有的变量、函数、模型都包含进来了，而没有一个是之前未精确定义过的。

可见，金庸笔下的复杂场面是龙须面，虽细，但一根是一根，根根拎得清。换个人写，就粽成一坨了。

以上，是良好的代码风格在写作上应用的一些简单探讨。

但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好文章代码风格都好。也有一些大牛作者，代码故意晦涩，却被尊为圭臬。像周作人的散文，陈散原<sup>Q</sup>的诗就是。——老子就是不友好，爱咋咋地。别人写代码，尽量把句子拆短，他却三五行代码硬是拧成一行。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的着眼点不是复杂问题的清晰解决，而是解决思路的别致性。这是另一种风格，本文就不细表了。

发布于 2014-03-10 23:13

▲ 赞同 73 ▼ ● 8 条评论 ↗ 分享 ★ 收藏 ♥ 喜欢 ... 收起 ^



骆瑞生

微信公众号：生云楼 (shengyunlou)

+ 关注

34 人赞同了该回答

关于妻子初恋的信

—

子秦兄：

见信如晤<sup>Q</sup>，近日来一直在料理拙荆后事，她得病一年以来，整日消瘦，上周终于了却尘世的苦，到天国去了。我自然哭过，眼泪也已流干，现在强支病体给你写这封信实在是下了很大的勇气，一来是拙荆刚逝，什么都了无心绪，二来是因为写此信给你实有一件难以启齿的恳求。如今我对尘世幻灭<sup>Q</sup>更加清晰明了了，对生活也没有了太大奢望，时有剃发出尘，了此残生的愿望，但是世间事哪里有这么容易呢，拙荆曾与我相语：概无所求，只求百年，可是她也终究抛下了我，自个去了，不过这也好，省得再在人世受苦，我是怕她受一点苦的，可是她跟了我却无一天幸福的日子享受，念此心痛欲裂，不能再言，如今斯人一去，自当好了，唯有高烧烛火，独拥静夜时，思念起这些来，犹有恨意<sup>Q</sup>。言犹在耳，念我独兮谁与共？

子秦君，今日所求之事，万望只有你一人知，不可告诉他人，因为这事关拙荆<sup>Q</sup>，如今她已故去，我再不想她的名声受到一点的损毁。我念世间之人，唯有你可以交心，遂将此事告知你，希望你帮我查探查探。

在拙荆去世前几日，她曾对我说，要告诉我一件事，却始终无法说出，泪几欲下，我再三抚之，她才将事情原委告知了我，原来拙荆在未嫁我之前，曾有一青梅竹马之恋人<sup>Q</sup>，两人心意交投，本有成百年好合之心，奈何那时淞沪会战爆发，那人便失踪了，便再也没有回来，拙荆西撒而待，终究没有等到，这才认识了我，怕我多心，几十年来都没告诉我，而这终究成了她的心病，直到临死都没能忘怀，所以才嘱托我查找那人的下落。我与她几十年相守，早已浑如一人，自然再不会如年轻时那般横吃飞醋<sup>Q</sup>了，她也再三解释，只是为了知道他的下落，别无他心，这点我自然知道，几十年相拥相眠，她的心事便是我的心事。

所以我恳求子秦君你劳烦一番，帮我拙荆与我了却此番心事，你人脉较我而广，又有军方的朋友，大概能将消息查听一二。那人姓沈，字明亮，上海虹口区人，大约是一九一七年生人，在一九三七年淞沪会战爆发时年纪二十岁，本是上海光华大学大二的学生，战端开时，和同学躲入租界，自此失踪，然后别无消息，我这里唯有他一寸旧照，是拙荆珍藏几十年的，现在也随信一起寄给你，烦劳，烦劳，如果探听到一些消息，请速寄信于我，若无消息，也烦请寄信于我。

人生百年，须臾即过，请多保重，我大概年底会来上海一次，那时再和子秦兄夜雨连床。

二

亭宣兄：

来信已经收到，兄嫂得病之时，我就万分挂心，去年探访时看气色还好，以为不久即可痊愈，不想半年不到，竟然严重至此，闻之大惊，唯遥致哀悼。人生无常，生死天定，亭宣兄切莫伤心过度，你我人生只余一二十年，相戒相望，也勉强可以度残生，亭宣兄所言出家之事，大约是玩笑，我之所见，我们这等年纪，出家在家已经没有区别，就不必再思拘于此。

亭宣兄所托之事，乃我之事，唯有尽心亲力。我近来托朋友探访了淞沪会战时上海的情况，又去探询了光华大学的情况，算有消息，不过寥寥，恐怕难安兄意，唯有再去探查。亭宣兄所说之沈明亮倒是没有查到，有个姓沈，字明浪的人倒是有，不过是一九一六年生人，也不是虹口区人，而是苏州昆山人，在上海读书，虽然也是光华大学的学生，不过是三年级，除沈明浪之外，再无一个人稍微符合，我以为兄嫂在病重之时，或将沈明浪说成沈明亮，这也是有可能。我想再请亭宣兄仔细回忆一下，信中所说之消息确切否，我好再去查验，而此沈明浪的消息也止于此<sup>Q</sup>，若要再去查验，恐怕得再多费时日。亭宣兄所寄之照片已经妥善保管，本来想以照片去对照的，可是沈明浪并没有什么照片，我想继续放在我处，若有必要可以方便对照。若有更详细信息请转告我。

亭宣兄<sup>Q</sup>值此大痛，言语本是苍白，但你我两人半生相交，已无俗人之芥蒂，亭宣兄切莫伤怀，人生如此，伤怀无益。亭宣兄能不顾自身，为兄嫂圆梦，此情实可别大多世间之爱情，殊为可佩。子秦自当探询，以安兄嫂在天之灵。

三

子秦兄：

来信已经收到，近日稍微能走出悲痛，出去散了一回步，只是经常念及物是人非，不堪再处。遂于窗边复信。子秦兄为我与拙荆之事多有劳累，万望保重身体。我收信后常自回想，拙荆临终之时说的是沈明亮还是沈明浪，的确已经记不清楚，别的情况倒是不错，不过我以为拙荆与那人阔别几十年，这些事情或许稍有遗忘。我觉得此沈明浪和[沈明亮](#)<sup>Q</sup>或许是同一人，生年相近，大学一样，且都处上海，而名字又是如此接近，极有可能是记忆的缺误。请子秦兄再费心力，帮我探询此人的消息。

前日在家独处，儿子儿媳出门上班，孙子在京上大学，一个人寂寥不已，遂想起以前种种，不觉心痛。老之已至，半路成孤，痛之奈何。子秦兄劝勉我不要伤怀，我自然是听的，可是人情之可贵处，便是有深切的感伤，我倒不再想出家之事，只望好好活着，替拙荆完成心愿。

子秦兄说及可佩之事，实是谬赞，拙荆与那人青梅竹马，产生感情自然是平常的，又是初恋，又是年轻男女，在那个年代，这种爱情是相当难得的。最后因为战争天各一方，老死无消息，也是人生最大之遗憾。若拙荆因为我而忘记，岂又是长情之人？不是长情之人，必对我亦不长情，拙荆对我，细致入微，几十年如一日般照顾，完成她一小小心愿，是我唯一能报答她的事情了。

近来都在看诗词，有两处特别感人，一是元微之的“[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sup>Q</sup>”，再有就是贺方回的“白头鸳鸯失伴飞，奈何同去不同归”，读之不能自胜，唯泪眼蹒跚尔。

#### 四

亭宣兄：

人生百岁，离合悲欢，唯看淡而已，人生大别虽然可痛，但你我暮发苍苍，地下相聚终是不远，何必如此哀戚？

你说要来上海一趟，与我夜雨连床，我定当焚香燃烛，以待佳兄。

沈明浪之事可以确切无疑，我在档案里终于寻到一张合照，幸好保存甚好，我将里面人物逐一比对，确有一人是沈明浪，[沈明浪](#)<sup>Q</sup>左颊有一痣，合照上那人亦有，且相貌有七八分像，再加前面之事情，遂断定。

沈明浪，[苏州昆山](#)<sup>Q</sup>人，光华大学大三学生，在淞沪会战时和同学躲入租界。经过我多方探询，找到了他们一起躲入租界的一个同学，如有必要，可将此人的联系方式告知你，你可直接与他联系。他同学告诉我道，他们并没有在租界逗留多久，而是辗转出来，本和朋友约好，一起撤到安全的地方，可是沈明浪在回学校的路上突然说有事，遂往虹口区奔去，那时国军对日驻沪[海军陆战队](#)<sup>Q</sup>虹口基地发起了总攻，虹口区正是战争的主战场，同学们苦劝之，但沈明浪执意不与他们同去，一个人向虹口区跑去，自此后就再无消息。听他同学说，他说要去虹口区找一个人，照我推论，应该是去找兄嫂的。可惜一去就无消息，按当时的战况和后来的情况来说，沈明浪很有可能死在了这场战争中。

我也托朋友了解沈明浪此后的事情，但是多方查询都一无所获，大概的确是死在了这场战争中。

这便是我查到的情况，资料随信寄来，你可甄别查验，若有可疑处，请告知我，我再去查询。

兄嫂仙逝，如果此能了她憾恨，亦能了亭宣兄之心事，实是弟之所幸，珍重。

#### 五

子秦兄：

信与资料已经收到，经过仔细甄别推测，我亦认为拙荆所念之人就是此沈明浪，对于沈明浪同学之事，我不想再多打扰，拙荆不过是求一个结果，此结果应能安慰她。对于子秦兄的无私帮助，万分感谢，无以言表，我到上海时再亲自感谢。

我昨日已将此消息写成信笺焚化于[拙荆墓](#)<sup>Q</sup>前，她必能合眸含笑于九泉。闻此故事，不胜唏嘘，虽

然我与拙荆相守半生，她亦未曾将此事吐露于我，至今思之，既怨又宽怀。她之温柔怜悯在于，怕我多心伤心，她之不幸在于，她并不知道我对她的爱已经超越了这般。况且此种初恋，本就是人生最绚烂的一笔，是可永久留存于心的，我对此唯有羡慕不有嫉怨，我只想我是她所认识的那个沈明浪。不过她亦可得到安慰，她所认识的那个沈明浪是个痴情重情的人，并没有负她，虽然因为战争的无情，终究生死相隔，但是这并不失去美的特质，这依旧是一个感人的故事。

我想他们两人该是旧上海的一对无忧无虑的少男少女，却在悲惨的时局中身不由己，终究造成了此种悲剧。拙荆在战事未开时便由其父转移到了内地，大概是因为战事紧张，消息不通罢，拙荆曾与沈明浪写过一封信，他必定没收到，不然就不会有此惨剧了。

我昨日在她墓前伫立许久，山风很轻，我想一生的事大概就是如此。

我不日就来上海，再叙，多保重。

2015-3-30

发布于 2015-04-22 13:33

▲ 赞同 34 ▼ ● 2 条评论 ↗ 分享 ★ 收藏 ♥ 喜欢 ... 收起 ^



萝魏紫

春暖花开，知乎有你，滴-

+ 关注

48 人赞同了该回答

中国大学学历及以上者，也就总人口的10-20%，现在你所遇到的文艺，都是地摊文艺。村上老贼一句[今晚夜色真美](#)，从故事会炒到公众号，历经十几任日本首相。

目前的阅读者来说，你不能真的有文艺范，真文艺范了，在他们眼里是[傻蜜蜂](#)。我给我家Tiffany做的胎毛笔上写了一句：有美一人。不知道被多少人嫌弃蠢了。他们只知道有个网文起这名，这个网文名来自于[曹丕](#)，我也懒得解释诗经当中[《野有蔓草》](#)篇和Tiffany的中文名字有什么关联了。

按照目前阅读者的普遍水平来说，我教你几个公式，文艺得来是阿谀阿谀。简直可以算是[《公式文艺》](#)，拿去怼怼郭德纲没问题。

第一，用比喻，而且要用明喻，更深的没用，就得本体喻体都出现，否则理解不了。不管本体是啥，不管之间有没有相似点，喻体统一用国外地名+自然风光。比如[我看着我刚刚画的黑板报](#)。这就不文艺，这就初中小日记。[我看着我刚刚画的黑板报](#)，如同欣赏着亚的斯亚贝巴初冬的第一场雪。这就可以了。别管有什么联系，就是上比喻。

第二，用呼告。呼告这种修辞手法比较高级，因为不在初中考纲里面。要文艺，光[呼告](#)不行，比如农村哭丧：奥哟！我的二舅奶奶哎！这就不文艺。要呼告+反问。这可是过去榕树下经典作业法。比如[我看着我刚刚画的黑板报](#)。这就不文艺，这就初中小日记。[我看着我刚刚画的黑板报](#)，雨轩！雨轩！这难道不是我为你写的吗！这就可以。

第三，上交通工具。一般来说，上交通工具，文艺值+5.不过要掌握一点，交通工具一定要自己不是驾驶员。你骑三轮车也好，开挖掘机也好，都不行。而且，交通工具线路越长越文艺，能出国，入藏，去北极，文艺值再加5.你要是火车站门口打一摩的，你根本不好意思说。首推火车，亚欧火车线路简直文艺上天。比如[我看着我刚刚画的黑板报](#)。这就不文艺，这就初中小日记。[在通往列宁格勒的列车上，我看着我刚刚画的黑板报](#)，车外沉沉的暮色中，一棵棵[白杨树](#)向后掠过。。。这就可以

第四，喝饮料。诗经曾经说过：不喝饮料不文艺。自古以来，要文艺，必须喝饮料。可乐芬达美年达不行，带气泡的只能是苏打水，其他不行。[尖叫脉动](#)宝矿力不行，提神醒脑的必须得是洋文的咖啡。文艺饮料分两种，一种就是热的，以咖啡为主，必须飘香气，必须模糊视线。一种就是名字长的，这种一般走[酒精派](#)，得是年份+产地+表示尊贵的前缀+洋文翻译的酒名+后缀。比如[我看着我刚刚画的黑板报](#)。这就不文艺，这就初中小日记。[我透过Double Ristretto Venti Half-Soy Nonfat Decaf Organic Chocolate Brownie Iced Vanilla Double-Shot Gingerbread](#)



Frappuccino Extra Hot With Foam Whipped Cream Upside Down Double Blended, One Sweet'N Low and One Nutrasweet袅袅升起的香气，看着我刚刚画的黑板报，模糊了双眼。这就可以。

第五，引用名言。引用名言，这是我们自初中开始就会的技法，在文艺作文当中，要注意一点。臭男人的话不要引用，比如杜鲁门：把日本人干掉！这不文艺。在文艺作文当中，挑选作者很重要，第一，最好是女性作者，这天生加分，如果是男性，名字必须听上去就很娘，无论事实如何。雪莱，拜伦，这种就很好，百地三太夫，古畑任三郎这就不行。现在也流行斯拉夫语系的各位，关键是名字要长，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这就不错。比如我看着我刚刚画的黑板报。这就不文艺，这就初中小日记。我看着我刚刚画的黑板报上，理信离司福斯萨夜维奇名言就静静地躺在哪里：千万别买火车上的食物。这就可以。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如果把上文的内容全部活学活用了，你就可以把文章写得很有文艺范了。

在通往列宁格勒的列车上，车外沉沉的暮色中，一棵棵白杨树向后掠过。。。我看着我刚刚画的黑板报，如同欣赏着亚的斯亚贝巴初冬的第一场雪。透过Double Ristretto Venti Half-Soy Nonfat Decaf Organic Chocolate Brownie Iced Vanilla Double-Shot Gingerbread Frappuccino Extra Hot With Foam Whipped Cream Upside Down Double Blended, One Sweet'N Low and One Nutrasweet袅袅升起的香气，模糊了双眼。理信离司福斯萨夜维奇名言就静静地躺在哪里：千万别买火车上的食物。雨轩！雨轩！这难道不是我为你写的吗！

编辑于 2018-08-21 13:14

▲ 赞同 48 ▼

● 12 条评论

✈ 分享

★ 收藏

♥ 喜欢

...

收起 ^



xuxy

SE@NJU

+ 关注

93 人赞同了该回答

楼上怎么都是

问：“如何养猫”

答：“看，这是我养的猫，漂亮吧~”

这样的回答？

我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吧。

技巧上：

- 三分文言七分白，白话得透着那股民国的味道
- 句式长短交错，注重节奏，读起来大珠小珠落玉盘（你有自信一句话可以写得极端长而同时不会影响读者的观感且有自信读者愿意耐着性子来看完的话便也是可以考虑适当用一些比较长的句子来调节一下气氛的）
- 押韵
- 善用高端修辞，如通感
- 严禁排比！

另一种方法么，我觉得大概就是，你写的句子不用多么花哨，只要能够准确表达意思即可，但你

如何把文章写得有文艺范儿？

关注

如何让文章更有文艺范儿？  
写文章如何不显得卖弄文采，而是真正



林也朔  
中年马猴二锅头烧酒

+ 关注

4 人赞同了该回答

虽然说这个问题是有讨论价值的，但是我一直以为问出这种问题的人不可教。==。

发布于 2014-03-28 12:04

赞同 4 1 条评论 分享 收藏 喜欢 ...



匿名用户

29 人赞同了该回答

写在前面

本人赞同龙姐的答案和他的这两段话“我很反感这里大多数的答案，是因为都说得清楚写不明白。感觉这种事情，不是你说了感觉让人家去体会的，是你要教会人家你的方法，来达到你能掌握的感觉”“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与其说你觉得，不如拿出点你写的东西，来一点点剖开，大家才能明白”。

本答案是对龙姐答案的补充，也提及了对他答案中反对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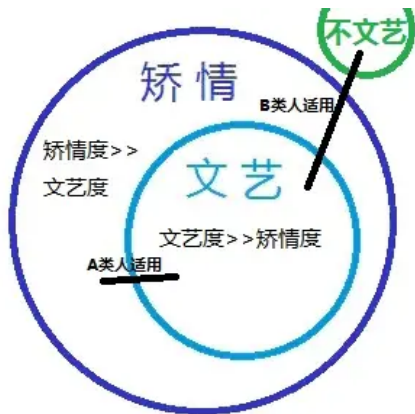
“如何把文章写得有文艺范儿”我理解为“如何培养文艺的文风”。咬文嚼字在“文艺”和“范”拆开看什么的答案，兜圈子了，答非所问。

要写出文艺文章，两大常见难题：1.别人觉得太矫情。2.自己觉得不文艺。（自己觉得太矫情和别人觉得不文艺都是小问题）

第一要义，自己产出的东西，先讨自己喜欢。把迎合别人放第一位的那类文章，写不出真文艺。

其次，如何培养文艺的文风呢？龙姐写到“我没打到很多人心里，就是我自己的不足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我矫情，但是不能否认我文艺。”我理解其套路为先矫情后文艺，文艺是由矫情改出来的，改到可以Hit大多数人的点，落在他们文艺的范围内。是减弱匠气，洗练文字，返璞归真，返矫情归文艺。是解决第一大难题的好方法。

而有由多改少的勤动笔，也有由少到多的勤动脑。



如果“情感”是一件衣服，“字句”是一个人，那么各个人合适的衣服不同吧？

矫情是一排排帅哥穿得花枝招展：每一个句子附上的感情色彩浓妆厚涂，句子间份量互不相让，没有呼应，让人餐餐大鱼大肉，读来起鸡皮疙瘩。

文艺是一位位老先生穿着白背心：每一个句子附上的感情色彩恰如其分，互相呼应，就像他们围坐在茶楼的方桌边，抽出来单看就是一老大爷，放一块儿就是一种文艺万种风情。

很浪漫且扣人心弦? 1 个回答

怎么样写文笔地道活泼呢? 2 个回答

如何写意境优美的文章? 2 个回答

帮助中心

知乎隐私保护指引 申请开通机构号 联系我们

举报中心

涉未成年举报 网络谣言举报 涉企侵权举报 更多

关于知乎

下载知乎 知乎招聘 知乎指南 知乎协议 更多

京 ICP 证 110745 号 · 京 ICP 备 13052560 号 - 1  
·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0088 号 · 京网文  
[2022]2674-081 号 · 药品医疗器械网络信息服务  
备案 (京) 网药械信息备字 (2022) 第 00334 号 ·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京) 字第 06591 号  
· 服务热线: 400-919-0001 · Investor Relations  
· © 2024 知乎 北京智者天下科技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 010-82716601 · 举报  
邮箱: jubao@zhihu.com





所以，培养文艺的文风，动笔改少匠气是一种，动脑运筹帷幄、调配字句又是一种。（斟字酌句不够，是调配，是酌“情”。）

另有极端情况要说，好文章虽是改出来的，但好文章起先的结构就初具好房子的潜力。结构烂的房子，东修西补，改“势”易，改“神”难。所以，字句矫情改文艺可以，前提把行文结构练好要紧。

拿龙姐举个反栗：

有些情愫似那不治之症，  
（一个好比喻，一位帅哥）

唯独痊愈的方，偏得不能痊愈的藏。

（矛盾，另一位帅哥上去糊前一位帅哥熊脸，可以治的啦，不治之症是韩剧思密达，回身不忘展示自己的神秘感，留一个伏笔【他为什么藏？】）

以上意在说明改是有据可循、有法可依的，以及每句单独看都是帅哥，但呼应不够的话，凑一块儿拖沓了文章的节奏，调动读者情感的效果适得其反，故矫情。

因此，不仅自己觉得不文艺的知友要文艺，还是别人觉得矫情的知友要文艺，都可以从字、句、段间的呼应练起——找对人，给他穿合适的衣服，让句子表露不多不少的情感。不把话说透、说满、说全、说死，吸引你沿着碎片往前走、往下读，拾起碎片，拼出自己的感受。

举个栗子：

有些情愫似那好不了的咳嗽，想藏，偏又不得。不是没有痊愈的方法，只是春日阳光明媚，傍晚皓月高悬，我不过多站了一会儿，却受了凉，你是定然知晓的。

金秋十月，凌晨三点。闻着满屋初绽的桂花香，好似桂花糖直接钻进了嗓子眼儿里，甜丝丝的。直恨不得用肺狠狠将它记下，带入梦里。

吧台前，杯中的冰块轻轻摇晃，像是上了膛的枪，她一饮而尽，也射伤了我。

这么多年，他对跟她说话的害怕与日俱增<sup>Q</sup>。可如果不说的话，他总是不知道她想什么；他太喜欢她，而她不够爱他。唯独可惜的是，只要开口说了第一句话，他们又都知道，彼此接下来要说什么。

她与他相拥而眠。半夜，他总是起身蘸一丝她清冽的蜜，从舌尖到心里写一首癫狂的诗。她若醒了，便回以他胸膛一片娴静的吻，却又用食指比住他的唇，披着床被，拉他一起，在阳台上小酌夜半零星的酒。至于做爱的事情，早已自然而然，不算一个事情，所以两个人，都不太记得起来。

——尽管我个人对看文艺的文章、写文艺的句子完全不感冒，还是[狗尾续貂](#)<sup>Q</sup>，模仿一下龙姐吧。

你合上书本、抑或看完文章闭目，脑海里留不住一个华丽的辞藻、只有一幅像静画的图景，而文艺的气味飘荡、四散，用鼻子嗅嗅，嘿，真香。同样的道理，画作为什么文艺呢？画家作画时，没有滥用大红大紫，他一笔一笔，都在呼应，如万绿丛中一点红，绿和红同样重要；那些文艺的文章里也总有不那么文艺的句子托着，它们也同样重要。

死钻[情愫][知晓]这样[文艺范]的词，它就会营造出矫情、文艺的氛围。我觉得是本末倒置，不得要领。文艺不是刻意，文艺的氛围不是这些虚词营造的，是你的文章要传达的中心思想营造的。

最后，提高写作水平这一大块儿都无外乎“多动笔多看书”。文章不会因为你是苦心经营的头脑简单就不显得头脑简单，所以文艺的文风离不开练，离不开斟字酌句的用心经营。我也同意看文艺的书来积累，但不是单纯的模仿用词，而是看作者的行文节奏、内在的联系与表露，思考为什么他就让人觉得舒服、文艺，仿佛自己又回到了那个戴着眼镜、手抱书本的少年少女。

----

这个“从何着手”嘛，无非找找自己喜欢的来看，学学自己想写的来练。

别人看来我写得很抽象很笼统不够细，而龙姐的方法就更具体，用你的话说“我向来喜欢把复杂的事情解释的简单，让无论是否有天赋的人都能找到一条路。”就是授人以渔，让人揣着方法去试——是“欲练此功，必先练形、骨、血三门心法”，更直接、不含糊，讲求操作性。举例、书目都很翔实，如【形】里技巧的分享等等，对文艺风格写作水平的提高更有帮助。而我喜欢讲“此功有**三鲜**的也有麻辣的，拿本喜欢的口味，自个儿琢磨、消化去吧”。所以，我觉得说得足够了，至于如何着手，我真不会什么具体的，说了也是误人子弟，落得贻笑大方。

而那些情书是由于他琢磨过、消化过，化为己用，并且他射且只射她心上的靶子，于是就写出来了。至于他是怎么着手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知道自己想写出什么样的文章，目的地在何处就成。是一种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另外，在别人眼里看来矫情，一毛钱关系都没，那东西对我们来说不算情书——只有两个人知道的、仅对他们而言的意义是情书：只有她知道他表达了什么，只要她看了心灵受了共鸣，受了震动就可以了。那就是一封完美的情书，无关外人看来是否矫情。

所以我认为，挑一种喜欢的口味练就足够了。更何况作者就是自己文章的第一个读者，试问谁写文章想学自己不喜欢的？

最后，引用一下张公子的某回答，

“**并州**的剪刀像水一样，吴地来的盐胜过雪。纤细的手指破掉了新鲜橙子。锦绣的帷刚温暖起来，兽香炉里香烟不断，相对坐着，挑弄笙。  
低声问：去哪儿呢？城楼上都报三更天了。路上滑，别经了马；霜又重，不如别走了，街上人那么少！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两段文字，讲的是同一件事，并无新鲜。但因为音韵、氛围、词藻、节奏的不同，给人全然不同的阅读体验。只要人类还没钝感到无视这种体验差别，文学就还有存在的理由。”

文艺吗？

音韵、氛围、辞藻、节奏全不同，同一件事却还都是文艺。想写文艺文章的人，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自身都已具备看出它们不同的能力。

如是，会发现：最好从何处着手？依旧答，“文艺不是刻意，文艺的氛围不是这些虚词营造的，是你的文章要传达的中心思想营造的。”

编辑于 2014-02-16 00:43



Paul.Lee

无专业技能，自由职业者。

2 人赞同了该回答

谢邀。

一句话！**腹有诗书气自华**。

发布于 2016-03-21 08:46

▲ 赞同 2 ▼

● 2 条评论

🚩 分享

★ 收藏

♥ 喜欢

...

收起 ^